



栗谷全書十

書

卷三十七

~ 16
2426
10



和
2426
37-10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目錄

書二

答成浩原 附問書

答成浩原 附問書

答成浩原 附問書

答成浩原 附問書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與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栗谷先生全書

卷十

集賢齋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

書二

答成浩原 壬申

數日來道况何如前稟心性情之說自謂詳盡而及承來示又多不合三復以還不覺憮然吾兄志學二十年非不讀聖賢之書而尚於心性情無的實之見者恐是於理氣二字有所未透故也今以理氣為說幸勿揮斥夫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據非氣則理無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非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非一物者何謂也理氣雖相離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



氣自氣不相挾雜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謂也雖曰理自理氣自氣而渾淪無間無先後無離合不見其爲二物故非二物也是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理無始故氣亦無始也夫理一而已矣本無偏正通塞清濁粹駁之異而所乘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雜糅參差是生天地萬物而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濁或粹或駁焉理雖一而既乘於氣則其分萬殊故在天地而爲天地之理在萬物而爲萬物之理在吾人而爲吾人之理然則參差不齊者氣之所爲也雖曰氣之所爲而必有理爲之主宰則其所以參差不齊者亦是理當如此非理不如此而氣獨如此也

天地人物雖各有其理而天地之理卽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卽吾人之理也此所謂統體一太極也雖曰一理而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謂各一其性者也推本則理氣爲天地之父母而天地又爲人物之父母矣天地得氣之至正至通者故有定性而無變焉萬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故亦有定性而無變焉是故天地萬物更無修爲之術惟人也得氣之正且通者而清濁粹駁有萬不同非若天地之純一矣但心之爲物虛靈洞徹萬理具備濁者可變而之清駁者可變而之粹故修爲之功獨在於人而修爲之極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然後吾人之能事畢

矣於人之中有聖人者獨得至通至正至清至粹之氣而與天地合德故聖人亦有定性而無變有定性而無變然後斯可謂之踐形矣然則天地聖人之準則而聖人衆人之準則也其所謂修爲之術不過按聖人已成之規矩而已若萬物則性不能稟全德心不能通衆理草木之全塞固不足道矣禽獸之或通一路者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鴈行有兄弟之序雖鳩有夫婦之別巢穴有預知之智候蟲有俟時之信而皆不可變而通之其得各遂其性者只在吾人參贊化育之功而已夫人也稟天地之帥以爲性分天地之塞以爲形故吾心之用卽天地之化也天

地之化無二本故吾心之發無二原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動之際欲居仁欲由義欲復禮欲窮理欲忠信欲孝於其親欲忠於其君欲正家欲敬兄欲切憇於朋友則如此之類謂之道心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而形氣不爲之揜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飢欲食寒欲衣渴欲飲癢欲搔目欲色耳欲聲四肢之欲安佚則如此之類謂之人心其原雖本乎天性而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也道心之發如火始燃如泉始達造次難見故曰微人心之發如鷹解鞵

如馬脫羈飛騰難制故曰危人心道心雖二名而其原則只是一心其發也或為理義或為食色故隨其發而異其名若來書所謂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為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脈理發則為道心氣發則為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豈不大錯乎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吾兄何從而得此理氣互發之說乎其所謂或原或生者見其既發而立論矣其發也為理義則推究其故何從而有此理義之心乎此由於性命在心故有此道心也其發也為食色則推究其故何從而有此食色之念乎此由於血氣成形故有此人心也云

爾非若互發之說或理發或氣發而大本不一也大抵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發之以下二十三字無先後無離合不可謂互發也但人心道心則或為形氣或為道義其原雖一而其流既歧固不可不分兩邊說下矣若四端七情則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邊也七情是四端之摠會者也一邊安可與摠會者分兩邊相對乎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說分開拖引則豈不至於輾轉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耳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退溪因此

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為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也何則見孺子入井然後乃發惻隱之心見之而惻隱者氣也此所謂氣發也惻隱之本則仁也此所謂理乘之也非特人心為然天地之化無非氣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此則非有先後之可言也若理發氣隨之說則分明有先後矣此豈非害理乎天地之化即吾心之發也天地之化若有理化者氣化者則吾心亦當有理發者氣發者矣天地既無理化氣化之殊則吾心安得有理發氣發之異乎若曰吾心異於天地之化則

非愚之所知也

此段最可領悟處於此未契則恐無歸一之期矣

且所謂發

於理者猶曰性發為情也若曰理發氣隨則是纔發之初氣無干涉而既發之後乃隨而發也此豈理耶退溪與奇明彥論四七之說無慮萬餘言明彥之論則分明直截勢如破竹退溪則辨說雖詳而義理不明反覆咀嚼卒無的實之滋味明彥學識豈敢冀於退溪乎只是有箇才智偶於此處見得到耳竊詳退溪之意以四端為由中而發七情為感外而發以此為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而伸長之做出許多葛藤每讀之未嘗不慨嘆以為正見之一累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聖人之心

未嘗有無感而自動者也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何以言之感於父則孝動焉感於君則忠動焉感於兄則敬動焉父也君也兄也者豈是在中之理乎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特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若以不待外感由中自發者為四端則是無父而孝發無君而忠發無兄而敬發矣豈人之真情乎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井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夫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五者之外無他性情有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七者而已七者之外無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名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矣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吾兄必欲竝而比之何耶蓋人心道心相對立名既曰道心則非人心既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七情則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烏可分兩邊乎七情之包四端吾兄猶未見得乎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已上喜哀愛欲四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惡者二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者懼禮之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

懼是此屬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者此屬非此合七情而智之端也善情之發不可枚舉大槩如此若以四端準于七情則惻隱屬愛羞惡屬惡恭敬屬懼是非屬于知其當喜怒與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無四端矣然則四端專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與人心道心之自分兩邊者豈不迥然不同乎吾兄性有主理主氣之說雖似無害恐是病根藏于此中也本然之性則專言理而不及乎氣矣氣質之性則兼言氣而包理在其中亦不可以主理主氣之說泛然分兩邊也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兩邊則不知者豈不以爲二性乎且四

端謂之主理可也七情謂之主氣則不可也七情包理氣而言非主氣也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氣之說四端七情則不可如此說以四

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氣故也子思論性情之德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舉七情而不舉四端若如兄言七情爲主氣則子思論大本達道而遺却理一邊矣豈不爲大欠乎道理浩浩立論最難言之雖無病見者以私意橫在會中而驅之牽合則未嘗不爲大病故借聖賢之言以誤後學者亦有之矣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氣之不能相離而見者遂以理氣爲一物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此言理氣之不相挾雜而見者遂以理氣爲有先後近來

所謂性先動心先動之說固不足道矣至如羅整菴以高明超卓之見亦微有理氣一物之病退溪之精詳謹密近代所無而理發氣隨之說亦微有理氣先後之病老先生未捐館舍時珥聞此言心知其非第以年少學淺未敢問難歸一每念及此未嘗不痛恨也向與兄論理氣所見不異私心喜幸以爲吾兩人於大本上雖不可謂真見亦可謂識其名義矣今承來示靡靡欲趨於理氣二歧之病豈再數長廊柱而差誤耶何其見之不定耶兄旣以明彥及鄙人之論爲明白直截而又疑道理更有如此者尤不可曉也二說一是則一非不可兩可而俱存也若道理旣如

此而又有如彼者則是甘亦可喚做苦白亦可喚做黑也天下安有定論乎兄若不信珥言則更以近思錄定性書及生之謂性一段反覆詳玩則庶乎有以見之矣此是道理築底處大頭腦處者誠如來喻於此差却則不識大本更做甚事無已而必以人心道心爲辭欲主理氣互發之說則寧如整菴以人心道心作體用看雖失其名義而却於大本上未至甚錯也如何如何世上悠悠之輩旣不足以驟語此而吾兩人相從於寂寞之濱不可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故急欲歸一而不覺傾倒至此伏惟恕其狂僭而徐究深察幸甚

附問書

連承手誨獲審靜况超勝欣遯無任昨來別紙之誨謹已三復領讀矣渾於退溪之說常懷未瑩每讀高峯之辨以爲明白無疑也頃日讀朱子人道心之說有或生或原之論似與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爲在處舜無許多議論時已有此理氣互發之說則退翁之見不易論也反欲棄舊而從之故敢發問於高明矣人心道心與四七之名理非欲強比而同之牽此而合彼也聖賢無限道理必嚼於一口之中不惟不知其味并與其酸鹹甘苦

之正而失之矣渾之發問乃欲知四七之與人心道心意味旨意之同不同以爲理氣互發之論果合於此否也大抵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之差不同皆其說性情之用耳然則若非理氣互發之說爲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此言耶此說甚長所見未明已入高峯退翁是非叢中何能渙然自釋於來喻耶如高峯尊兄之說非不明白直截而或疑道理有如此耳願更深察或原或生之義常加精思何如續有所得當卽馳稟也愚意以爲人心道心以其發於心者而言也則與四七之發於性之目意味差不同云耳非謂人心

道心只發於心而不與性情干涉也來喻兼情意而為言者正是鄙見差不同者在渾不能說出耳此是道理築底處大頭腦處於此錯則無不錯矣正要極意研究要歸於正者也適患吐血氣甚不平言不能盡所欲言謹俟後稟焉

高峯四七說曰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愚意以為論人心道心可如此說則論四端七情亦可如此說也如何而不得如此說耶此處願賜解釋歸一之論至祝至祝愚以為於性亦有主理主氣之分言則於發於情也何以無主理主氣之異乎此處亦願賜一轉

語幸甚

答成浩原

即承委問以審道履如宜感仰感仰珥粗保感兄憤悱知其將有所悟不憚縷縷畢呈鄙見而不被揮斥乃蒙領略何幸如之道理不必聰明絕人者乃得見之雖氣稟不能高明通徹而若積誠用功則寧有不見之理乎聰明者見之易故反不能力踐而充其所見誠積者用功之深故既見之後易於力踐矣此所望於吾兄者也理氣之說與人心道心之說皆是一貫若人心道心未透則是於理氣未透也理氣之不相離者若已灼見則人心道心之無二原可以推此

而知之耳惟於理氣有未透以爲或可相離各在一處故亦於人心道心疑其有二原耳理氣可以相離則程子所謂陰陽無始者爲虛語也此說豈珥杜撰乎特先賢未及詳言之耳昨爲長書待兄之需辨說頗詳譬喻亦切一覽可以契合矣如此而猶有疑則姑置此事多讀聖賢之書更竢後日之有見可也珥則十年前已窺此端而厥後漸漸思繹每讀經傳輒取以相準當初或有不合之時厥後漸合以至今日則融會脗合決然無疑千百雄辯之口終不可以回鄙見但恨氣質浮駁不能力踐而實之每用慨嘆自訟耳

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離既不能相離則其發用一也不可謂互有發用也若曰互有發用則是理發用時氣或有所不及氣發用時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則理氣有離合有先後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其錯不小矣但理無爲而氣有爲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揜於形氣者屬之理當初雖出於本然而形氣揜之者屬之氣此亦不得已之論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氣則理不發人心道心夫孰非原於理乎非未發之時亦有人心苗脈與理相對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豈不知之乎特立言曉人各有所主耳程子曰不是善與惡在

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夫善惡判然二物而尙無相對各自出來之理况理氣之混淪不離者乃有相對互發之理乎若朱子眞以爲理氣互有發用相對各出則是朱子亦誤也何以爲朱子乎人心道心之立名聖人豈得已乎理之本然者固是純善而乘氣發用善惡斯分徒見其乘氣發用有善有惡而不知理之本然則是不識大本也徒見其理之本然而不知其乘氣發用或流而爲惡則認賊爲子矣是故聖人有憂焉乃以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使人存養而充廣之情之揜乎形氣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使人審其過不

及而節制之節制之者道心之所爲也夫形色天性也人心亦豈不善乎由其有過有不及而流於惡耳若能充廣道心節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則則動靜云爲莫非性命之本然矣此從古聖賢心法之宗旨此與理氣互發之說有何交涉退溪之病專在於互發二字惜哉以老先生之精密於大本上猶有一重膜子也北溪陳氏之說未知亦知朱子之意之所在乎抑眞以爲互發如退溪之見乎是則未可知也道理決是如此但當持守此見力行而實之不當狐疑不定使異同之說亂吾方寸也釋徒之言曰金屑雖貴落眼則翳此譬聖賢之說雖貴誤見則爲害也此

言甚好聖賢之言意或有在不求其意徒泥於言豈
 不反害乎夫子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雖曾子尚以
 為當然若非有子之辨則後世之喪家者必棄糧委
 貨而送死者必以薄葬為是矣此豈聖人之意乎朱
 子或原或生之說亦當求其意而得之不當泥於言
 而欲主互發之說也羅整菴識見高明近代傑然之
 儒也有見於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見此則雖
 不識朱子而却於大本上有見矣但以人心道心為
 體用失其名義亦可惜也雖然整菴之失在於名目
 上退溪之失在於性理上退溪之失較重矣如此段
 議論豈

可驟聞他眼乎不知者必以為謗毀退溪矣齋於
 人心道心欲從整菴之說此亦以互發之說為不然

故也其見本是但不必資於互發之說而人心道心
 亦各得其名義矣何必乃爾今以此議論質于齋
 則似有契合之理但
 非其時故不敢爾

物之不能離器而流行不息者惟水也故惟水可以
 喻理水之本清性之本善也器之清淨汙穢之不同
 者氣質之殊也器動而水動者氣發而理乘也器水
 俱動無有器動水動之異者無理氣互發之殊也器
 動則水必動水未嘗自動者理無為而氣有為也聖
 人氣質清粹性全其體無一毫人欲之私故其發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人心亦道心也譬如清淨之器
 儲水無一點塵滓故其動也水之本清者傾瀉而出
 流行者皆清水也賢者則氣質雖清粹未免有少許

濁駁雜之故必資進修之功然後能復其本然之性其發也有直遂其本然之性而不爲形氣所揜者有雖發於性而形氣用事者形氣雖用事而人心聽命於道心故食色之心亦循軌轍譬如儲水之器雖清淨而未免有少許塵滓在裏必加澄淨之功然後水得其本然之清故其動也或有清水傾出塵滓未動者或有清水雖出而塵滓已動者必止其塵滓使不混淆然後水之流行者乃得其清也不肖者氣質多濁少清多駁少粹性既汨其本然而又無進修之功其發也多爲形氣所使是人心爲主也間有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而不知所以察之守之故一任形氣

之私至於情勝欲熾而道心亦爲人心也譬如儲水之器汗穢不淨泥滓滿中水失其本然之清又無澄淨之功其動也泥滓汨水而出不見其爲清水也間有泥滓未及汨亂之際忽有清水暫出而瞥然之頃泥滓還汨故清者旋濁流行者皆濁水也性本善而氣質之拘或流而爲惡以惡爲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不本於性不可也水本清而泥滓之汨遂成濁流以濁爲非水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水之流則不可也中人之性在賢不肖之間推此而可知之矣理不離氣真如水不離器也今日互有發用則是或器先動而水隨而動或水先動而器隨而動天下寧有此理

乎且以人乘馬喻之則人則性也馬則氣質也馬之性或馴良或不順者氣稟清濁粹駁之殊也出門之時或有馬從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信字與任字同而微不同蓋任字知之而放任之也馬足而出者馬從人意而出者屬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馬足而出者屬之馬乃人心也門前之路事物當行之路也人乘馬而未出門之時人信馬足馬從人意俱無端倪此則人心道心本無相對之苗脈也聖人之血氣與人同耳飢欲食渴欲飲寒欲衣癢欲搔亦所不免故聖人不能無人心譬如馬性雖極馴豈無或有人信馬足而出門之時乎但馬順人意不待牽制而自由正路此則聖人

之從心所欲而人心亦道心者也他人則氣稟不純人心之發而不以道心主之則流而為惡矣譬如人信馬足出門而又不牽制則馬任意而行不由正路矣其中最不馴之馬人雖牽制而騰躍不已必奔走于荒榛荆棘之間此則氣稟濁駁而人心為主道心為所掩蔽者也馬性如是不馴則每每騰躍未嘗少有靜立之時此則心中昏昧雜擾而大本不立者也雖不馴之馬幸而靜立則當其靜立之時與馴良之馬無異此則衆人之心昏昧雜擾中體雖不立幸有未發之時則此刻之間湛然之體與聖人不異者也如此取喻則人心道心主理主氣之說豈不明白易

知乎若以互發之說譬之則是未出門之時人馬異處出門之後人乃乘馬而或有人出而馬隨之者或有馬出而人隨之者矣名理俱失不成說話矣雖然人馬或可相離不如譬以器水之親切也水亦有形又非理無形之比譬喻可以活看不可泥著於譬喻也

人生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一定者也故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但其性之本然而昏昧雜擾故不可謂未發之中也未發者性之本然也昏昧雜擾則氣已揜性故不可謂性之體也今承來書詳究其旨則兄之所見非誤也發言

乃誤也前呈鄙書太厲聲氣追愧追愧來書所謂汲汲歸一何可強為亦待乎潛思玩索者此言極是道理須是潛思自得若專靠人言則今日遇雄辯之人以此為是則悅其言而從之明日又遇雄辯之人以彼為是則亦將悅其言而遷就之矣何時有定見乎柳磯激水之說可謂見物思道矣猶有所未盡也夫水之就下理也激之則在手者此亦理也水若一於就下雖激而不上則為無理也激之而在手者雖氣而所以激之而在手者理也烏可謂氣獨作用乎水之就下本然之理也激而在手乘氣之理也求本然於乘氣之外固不可若以乘氣而反常者謂之本然

亦不可若見其反常而遂以為氣獨作用而非理所
 在亦不可也某也之老死牖下固是反常但治道不
 升賞罰無章則惡人得志善人困窮固其理也孟子
 曰小役大弱役強者天也夫不論德之大小而惟以
 小大強弱為勝負者此豈天之本然哉特以勢言之
 耳勢既如此則理亦如此故謂之天也然則某人之
 得保首領謂之非理之本然則可謂之氣獨為之而
 無理則不可也天下安有理外之氣耶此段最可深
 究於此有得
 則可見理氣不
 相離之妙矣
 理氣之妙難見亦難說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氣之源
 亦一而已矣氣流行而參差不齊理亦流行而參差

不齊氣不離理理不離氣夫如是則理氣一也何處
 見其有異耶所謂理自理氣自氣者何處見其理自
 理氣自氣耶望吾兄精思著一轉語欲驗識見之所
 至也

附問書

昨蒙手誨獲承道履清和欣滂無任且被長書開
 導累累千萬言辭旨明暢義理直截伏而讀之庶
 幾有牖昏之賜矣非但此也吾兄哀我之誤入血
 誠開示猶恐其言之不盡不辭勞且勤如此其至
 也則誨人不倦之盛心惻怛相與之誠意不勝嘆
 服欽動慨然而心切也前後二書皆一意也此在

前日已講之說敢不欽領乎渾於退溪先生有金注之感每於理氣互發之說不以爲然而猶戀著不能舍及其讀人心道心之說而看所謂或生或原之論則與退溪之言暗合故慨然向之欲棄舊而從之此其所以改思之端也互發之說非我創新乃老先生之說也今以一段元論書呈伏希視至焉先生之所自得乃在此段其正其非亦在於此段矣至於人心道心之說猶不能無疑焉古人以人乘馬出入譬理乘氣而行正好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途人馬相須不相離也然則人馬之出門必人欲之而馬載之也正如理爲氣之

主宰而氣乘其理也及其出門之際人馬由軌途者氣之順理而發者也人雖乘馬而馬之橫騖不由其軌者氣之翻騰決驟而或過或不及者也以此求理氣之流行誠幾惡幾之所以分則豈不明白直截而性情體用之理可以昭晰而無他歧之感矣人之察理者由夫已發之後善惡之所由分者而名之曰如此性之發而無不善也如此氣之不齊而流於惡也以此玩之則只於纔動之際而便有主理主氣之不同非元爲互發而各用事也人之見理見氣各以其重而爲言也如是求之與吾兄之誨不背焉矣奈何朱子之說曰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陳北溪之說曰這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正如退溪互發之說何耶四七之對舉而分屬固然矣人心道心亦情也奈何以道心爲理發而人心爲氣發乎人之有是形氣大而身心小而百骸無非有物則者矣聲色臭味之欲亦發於天理之不可已者矣今言戒其過而節其情亦可以爲訓矣奈何獨以耳目口鼻之欲屬之氣而謂之人心耶無乃是氣者亦有造作自用之時而別爲一場流行耶不然何以從氣上說出耶人之乘馬相須以行而今也指其人爲道心指其馬爲人心似不成說話而人心道

心之分言亦不知端的之所在矣深望吾兄說出此段意味極反覆而諄切再示提誨則此處打破一重則其外無不脗合矣大抵要爲之汲汲歸一何可強爲之哉亦待乎潛思玩索至於一朝見到而脫解則卒瀾漫而同歸矣適有外客連至走草言不能達意伏惟加以逆志之恕千萬開示至祝至祝

退溪元論曰混謂就天地人物上看亦非理在氣外猶可以分別言之則於性於情雖曰理在氣中性在氣質豈不可分別言之蓋人之一身理與氣合而生故二者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

須也互發則各有所主可知相須則互在其中可知互在其中故渾淪言之者固有之各有所主故分別言之而無不可論性而理在氣中思孟猶指出本然之性程張猶指論氣質之性論情而性在氣質獨不可各就所發而分四端七情之所從來乎兼理氣有善惡非但情兩性亦然矣然安得以是為不可分之驗耶

從理在氣中處言故

云性亦然矣

從人生受形以後而言則未發之性并氣質言亦應有善惡之一定者矣然未可謂之未發之中也愚所謂未發之體者指氣稟一定而言也非言未發之

中也非但情也性亦然矣二句亦如鄙言之所指者矣來喻未發之中未可以惡言者極是鄙言無所因襲臆度創造之見也

昨出柳磯以手激水而思之曰水之就下理也至於激而在手氣所為也然則氣有作用時有互發時耶李某之所為罪大惡極而卒保首領天道無知是亦氣之作用耶既而又思曰如以氣之所作無底定而無理以為主宰則到今日月無光天地墜落已久矣豈不誤耶思之反走無定如此不覺自笑而歸幸一晒何如

答成浩原

夜來道况何如昨送長書照詳否午來閒坐感理氣之妙本無離合遂作短律一首書呈於此相合則無所不合矣但兄既知理氣之不能一瞬相離而猶戀著互發之說反覆思之未喻其故無乃為或原或生之說所縛轉動不得乎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二句豈有病之言乎若誤見則必以為陰陽本無而太極在陰陽之先太極動然後陽乃生太極靜然後陰乃生也如是觀之大失本意而以何語釋之則順而不礙或原或生之說亦如是也夫五行出於理氣而猶曰木生火火生土者以其序言之也若泥其言而以為火必生於木而非本於理可乎發道

心者氣也而非性命則道心不發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氣則人心不發以道心謂原於性命以人心謂生於形氣豈不順乎形氣之生人心亦猶木生火之謂也若兄已悟則此簡為剩語若不悟則不為無助也

理氣詠呈牛溪道兄

元氣何端始無形在有形窮源知本合理氣本合也非有始

合之時欲以理氣二之者皆非知道者也沿派見羣精理氣原一而分

水逐方圓器空隨小大瓶理之乘氣流行參差不齊者如此空瓶之說出

於釋氏而其譬二喻親切故用之歧君莫惑默驗性為情

性者理氣之合也蓋理在氣中然後為性若不在形

質之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但就形質中單指其理而言之則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不可雜以氣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張子言其氣質之性其實一性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今不知其所主之意遂以爲二性則可謂知理乎性旣一而乃以爲情有理發氣發之殊則可謂知性乎

余性與世抹撥閱人雖多少有相合者惟兄乃不相棄必是臭味不異故也珥有吾兄而所見尙有不同者則此學之孤單不亦太甚乎他見之或有異同學者所不免但此道理大頭腦分是非邪正之處不可不同也珥之纒纒如此者不特爲兄乃亦自憫其孤

單耳今之所謂窮理者少有可語此者怪且非之者固不足道見之而自謂相合者亦不可信其有見也惟宋雲長兄弟可以語此此珥所以深取者也兄亦不可輕此人也安習之若來試以相示何如此君之比珥亦罕見之但恐泛然是之而不能精思深究的然相信也未知習之見此語轉身如何耳

附問書

昨因客至草草報謝殊切嘆恨未委卽今靜履和勝否下賜圖說積日沿泝粗窺一斑感幸無已今也無多言四七之對說爲理爲氣姑且置之只有人心道心四字見不得分明敢此申稟矣於此處

打透則鄙人疑晦於二歧之惑可以消落而盛意
汲汲歸一誨人不倦之仁或庶幾得力矣來喻性
情本無理氣互發之理凡性發爲情只是氣發而
理乘之也敢請再三詳證于高明此理真是如此
建天地俟後聖而不悖不惑耶竊願更入容思量
何如果如此也朱子何以曰或生或原北溪何以
曰這知覺有從理而發有從氣而發從古議論何
以仁義皆歸之理發而知覺運動食色形氣皆歸
之氣乎人之五臟百骸無非有是理而具是形矣
今於物則之地性情之發主理而言其善惡之幾
可矣何必曰人心道心從理從氣而發乎得非斯

氣也能主張於形氣而能過能不及任其所自爲
而理不能管攝也耶來喻人心道心雖有主理主
氣之異其原皆理而發之者皆氣也所謂或生或
原見其既發之後而特取其所重者而立名也如
此立說豈不簡便而易曉耶然朱子之意果如此
則當變文立說明其如此略如誠幾圖之意也不
曰或生或原也或生或原從理從氣之說鄙人駭
鈍不知果如來喻看否也所謂生於此原於此從
理從氣等語似是理氣二物先在於此而人心道
心生於此原於此從此而發也吾兄善說道理橫
說豎說無所不可切願曲爲敷暢使此元說可合

於來喻也前之粗聞道理粗有據依每以退翁之說爲疑而及見人心道心之解三思變亂念慮紛紜極爲憤悱欲決而從退翁之言則艱澀不穩欲棄而守舊見則惟此或生或原之說橫格而不去道理見不真故有此搖惑也守此膠漆之益無益於得而不能讀書不能精思此生真可惜也

答成浩原

夜來清况何如昨承辱復備悉雅旨庶有歸一之望幸甚幸甚別論理氣爲長書以上詳照而還報何如來示所謂氣涉形迹與理不同者固是大綱其中有許多曲折須是窮得十分盡頭乃可謂得其旨耳長

書之說頗詳耳本欲留此一轉說以待吾兄自爲論說而今被兄窮問到底若不說到極處窮其本源則終無歸一之期故又罄囊中所有此皆聖賢之意也或散出於經傳而不總合而言之故耳今合而爲說耳理通氣局四字自謂見得而又恐耳讀書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之見也以道心爲本然之氣者亦似新語雖是聖賢之意而未見於文字兄若於此言不疑怪而斥之則無所不合矣且昨日出力相助得輸小窩之材仰謝不已昨得季涵書有寄兒之簡而深望速傳故伴童奴耳季涵簡內以爲珥之得謗比來尤甚云將有罪網之加矣一身旣付造化鼠肝蟲臂

將任其所爲但細思珥之所爲別無與人作憎嫌之事只是不仕一事形迹異俗耳以異於己而輒疾之如讎則世道可謂險矣自古未聞以不仕獲罪者而乃自珥始則亦末世可笑之事也方今國有大事而珥不供職反作遠行則於義未安故止東南之行欲俾人于舍弟處使往奠于退溪先生之墓兄之送奠何如而可耶昨聞思菴拜右相近日朝報殊愜物情不知果收效驗否耳

理氣元不相離似是一物而其所以異者理無形也氣有形也理無爲也氣有爲也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

氣也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氣發而理乘理通者何謂也理者無本末也無先後也無本末無先後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程子說是故乘氣流行參差不齊而其本然之妙無乎不在氣之偏則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氣也氣之全則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氣也至於清濁粹駁糟粕煨燼糞壤汙穢之中理無所不在各爲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則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謂理之通也氣局者何謂也氣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後也氣之本則湛一清虛而已曷嘗有糟粕煨燼糞壤汙穢之氣哉惟其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故參差不齊而萬變

生焉於是氣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則氣之本然者已無所在偏者偏氣也非全氣也清者清氣也非濁氣也糟粕煨燼糟粕煨燼之氣也非湛一清虛之氣也非若理之於萬物本然之妙無乎不在也此所謂氣之局也氣發而理乘者何謂也陰靜陽動機自爾也非有使之者也陽之動則理乘於動非理動也陰之靜則理乘於靜非理靜也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靜陽動其機自爾而其所以陰靜陽動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夫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原其未然而言也動靜所乘

之機者見其已然而言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則理氣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時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發無非氣發而理乘之也所謂氣發理乘者非氣先於理也氣有爲而理無爲則其言不得不爾也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爲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爲乎聖賢之于言萬言只使人檢束其氣使復其氣之本然而已氣之本然者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本善之理無少掩蔽此孟子養氣之論所以有功於聖門也若非氣發理乘一途而理亦別有作用則不可謂理無爲也孔子何以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乎如是看破則氣發理乘

一途明白坦然而或原或生人信馬足馬順人意之說亦得旁通而各極其趣試細玩詳思勿以其人之淺淺而輒輕其言也

氣發理乘一途之說與或原或生人信馬足馬從人意之說皆可通貫吾兄尙於此處未透故猶於退溪理氣互發內出外感先有兩箇意思之說未能盡捨而反欲援退溪此說附于珥說也別幅議論頗詳猶恐兄未能渙然釋然也蓋氣發理乘一途之說推本之論也或原或生人信馬足馬從人意之說沿流之論也今兄曰其未發也無理氣各用之苗脈此則合於鄙見矣但謂性情之間元有理氣兩物各自出來

則此非但言語之失實是所見差誤也又曰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此則又合於鄙見一書之內乍合乍離此雖所見之不同的亦將信將疑而將有覺悟之機也今若知氣發理乘與人信馬足馬從人意滾爲一說則同歸于一又何疑哉道心原於性命而發者氣也則謂之理發不可也人心道心俱是氣發而氣有順乎本然之理者則氣亦是本然之氣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氣而爲道心焉氣有變乎本然之理者則亦變乎本然之氣也故理亦乘其所變之氣而爲人心而或過或不及焉或於纔發之初已有道心宰制而不使之過不及者焉或於有過不及之後道心亦

宰制而使趨於中者焉氣順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氣發而氣聽命於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氣變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於理而已非氣之本然則不可謂聽命於理也故所重在氣而以主氣言氣之聽命與否皆氣之所為也理則無為也不可謂互有發用也但聖人形氣無非聽命於理而人心亦道心則當別作議論不可滾為一說也且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則心是氣也或原或生而無非心之發則豈非氣發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發而性不發之理則豈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

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氣之所重而言也非當初有理氣二苗脈也立言曉人不得已如此而學者之誤見與否亦非朱子所預料也如是觀之則氣發理乘與或原或生之說果相違忤乎如是辨說而猶不合則恐其終不能相合也若退溪互發二字則似非下語之失恐不能深見理氣不相離之妙也又有內出外感之異與鄙見大相不同而吾兄欲援而就之此不特不知鄙意之所在也又不能灼見退溪之意也蓋退溪則以內出為道心以外感為人心珥則以為人心道心皆內出而其動也皆由於外感也是果相合而可援而就之耶須將退溪元論及珥前後之書

更觀而求其意何如

性情本無理氣互發之理凡性發為情只是氣發而
理乘等之言非耳杜撰得出乃先儒之意也特未詳
言之而耳但敷衍其旨耳建天地而不悖後聖而
不惑者決然無疑何處見得先儒之意乎朱子不云
乎氣質之性只是此性此性字本然之性也墮在氣質之中故
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此性字氣質之性程子曰性即氣氣即
性生之謂也以此觀之氣質之性本然之性決非二
性特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氣而命
之曰氣質之性耳性既一則情豈二源乎除是有二
性然後方有二情耳若如退溪之說則本然之性在

東氣質之性在西自東而出者謂之道心自西而出
者謂之人心此豈理耶若曰性一則又將以為自性
而出者謂之道心無性而自出者謂之人心此亦理
耶言不順則事不成此處切望反覆商量
前日圖說中之言非以為擴前聖所未發也其圖及
所謂原於仁而反害仁等之說雖是先賢之意無明
言之者淺見者必疑其畔先賢之說故云云耳不以
辭害意何如

附問書

昨領誨言三復慨然茲蒙寄札兼被明道韻語見
明語精毫髮不爽拜受恩誨益以感隕第前來相

往復之紛紛彼此俱不得人言之真意也今而後庶幾歸一之喜而猶有所未也請略言之退溪之所云互發者豈真如來喻所謂理氣各在一處互相發用耶只是滾在一物而主理主氣內出外感先有兩箇意思也渾之所謂性情之閒元有理氣兩物各自出來云者亦看如此也豈所謂人馬各立出門之後相隨追到耶渾則筆力未足下語太重是爲罪耳吾兄前後勤喻只曰性情之閒有氣發理乘一途而已此外非有他事也渾承是語豈不欲受用以爲簡便易曉之學而參以聖賢前言皆立兩邊說無有如高誨者故不敢從也昨賜長

書中有曰出門之時或有馬從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馬足而出者馬從人意而出者屬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馬足而出者屬之馬乃人心也又曰聖人不能無人心譬如馬雖極馴豈無或有人信馬足而出門之時乎渾究此數段皆下兩邊說頗訝其與只有一邊氣發理乘之語稍異而漸近於古說也又讀今書有曰發道心者氣也而非性命則道心不發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氣則人心不發以道心原於性命以人心生於形氣豈不順乎渾見此一段與之意合而嘆其下語之精當也雖然於此亦有究極之未竟者焉吾兄必曰氣發理乘

無他途也渾則必曰其未發也雖無理氣各用之苗脈纔發之際意欲之動當有主理主氣之可言也非各出也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也此即退溪互發之意也即吾兄馬隨人意人信馬足之說也即非性命則道心不發非形氣則人心不發之言也未知以為如何如何此處極加分辨毫分縷析以極其歸趣而示之千萬至視於此終不合則終不合矣雖然退溪互發之說知道者見之猶憂其錯會不知者讀之則其誤人不少矣况四七理氣之分位兩發隨乘之分段言意不順名理未穩此渾之所以不喜者也示喻相合相同憫其孤單之

意竊以為不必如此也君子之於道苟有深造自得之實則舉天下無相同者心平氣和樂道無悶矣伯夷不憂於餓死之日而况吾兄乎至於憂道之無傳學道之無人則不得不憂耳惟此至大至精要妙之理難以一朝而大悟一口而併食要在學隨見進見由行深久久涵索昭然會心默識心通左右逢原然後乃得也如渾殘疾昏憤尸居餘氣安能精思實到而有自得之功耶吾兄邁往之韻離絕於人人無自追之者然自信之深當由於果熟自落之時也不可張狂發揚有些虛驕驚外自高之病也渾非謂兄今日有此病也雖高明之

人不可不察此於吾身也昨書有引而發問以試鄙見者今日困於淫思精神尤甚不欲深思故姑未仰對以稟得失只於一讀之際忽自心語曰理氣之不同氣纔涉形迹便有過不及其為不同只在此處而已未知此意如何後當敷衍此意為獻亦願吾兄自發鴛鴦之譜度與愚昧也

習之來當示前後議論非但此一詩也然習之性疎於學殊欠實事求是之意切問近思之功精思細察體驗充廣非其所長是以於書徒能一讀而已望吾兄相責以是意使有棄舊來新之益也且情之發處有主理主氣兩箇意思分明是如此則

馬隨人意人信馬足之說也非未發之前有兩箇意思也於纔發之際有原於理生於氣者耳非理發而氣隨其後氣發而理乘其第二也乃理氣一發而人就其重處言之謂之主理主氣也

答成浩原

枯木有枯木之氣死灰有死灰之氣天下安有有形無氣之物乎只是既為枯木死灰之氣則非復生木活火之氣生氣已斷不能流行爾以理之乘氣而言則理之在枯木死灰者固局於氣而各為一理以理之本體言則雖在枯木死灰而其本體之渾然者固自若也是故枯木死灰之氣非生木活火之氣而枯

木死灰之理卽生木活火之理也惟其理之乘氣而局於一物故朱子曰理絕不同惟其理之雖局於氣而本體自如故朱子曰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挾雜局於物者氣之局也理自理不相挾雜者理之通也今凡只見理之零零碎碎者局於氣而各爲一理不見渾然一體之理雖在於氣而無所不通其於一貫之旨何翅隔重關複嶺哉荀楊徒見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見本體故有性惡善惡混之說孟子只舉本體而不及乘氣之說故不能折服告子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今凡所見只論氣而不論性陷於荀楊矣與其不明曷若不備

之爲愈乎道理難看最忌執著一邊見此言而猶不合則姑且各尊所知不復論辨以待積功後更辨如何耳

答成浩原

人之所見有三層有讀聖賢之書曉其名目者是一層也有既讀聖賢之書曉其名目而又能潛思精察豁然有悟其名目之理瞭然在心目之間知其聖賢之言果不我欺者是又一層也但此一層殺有層級有悟其一端者有悟其全體者全體之中其悟亦有淺深要非口讀目覽之比而心有所悟故俱歸一層也有既悟名目之理瞭然在心目之間而又能真踐

力行實其所知及其至也則親履其境身親其事不徒目見而已也如此然後方可謂之真知也最下一層聞人言而從之者也中一層望見者也上一層履其地而親見者也譬如有一高山於此山頂之景勝妙不可言一人則未嘗識其山之所在徒聞人言而信之故人言山頂有水則亦以爲有水人言山頂有石則亦以爲有石既不能自見而惟人言是從則他人或以爲無水無石亦不能識其虛實也人言不一而我見無定則不可不擇其人而從其言也人若可信者則其言亦可信也聖賢之言必可信故依之而不違也但既從其言而不能知其意之所在故有人

或誤傳可信者之言亦不得不從也今之學者於道所見亦如此徒逐聖賢之言而不知其意故或有失其本旨者或有見其記錄之誤而猶牽合從之者既不能自見則其勢不得不然也一人則因他人之指導識其山之所在舉頭望見則山上勝妙之景渙然滿眼既自望見矣他人之誤傳者豈足以動之哉於是有樂其勝妙之景必欲親履其境而求上山頂者又有既見其景自以爲樂俯視他人逐逐於言語不覺撫掌大笑以是爲足而不求上山者於望見之中亦有異焉有自東而見其東面者有自西而見其西面者有不拘於東西而見其全體者雖有偏全之異

而皆是自見也彼不能自見而從人言者雖能說出全體非其自言也如鸚鵡之傳人言也則安足以折服望見一面者之心哉又有一人則既望見勝妙之景樂之不已褰衣闊步勉勉上山而任重道遠力量有限鮮有窮其山頂者矣既窮其山頂則勝妙之景皆為我物又非望見之比矣然而到山頂之中亦有異焉有望見其東面而上于東面者亦有望其西面而上于西面者有望其全體而無所不到者上于一面者雖極其至而不得為上山之極功也大槩有是三層而其中曲折不可枚數有先識其山之所在雖不能望見而上山不已一朝到于山頂則足目俱到

便為己物者

曾子類

又有不識其山之所在而偶行山

路雖得上山而元不識山又不望見山頂故終不能

到山頂者

司馬溫公之類如是之類何可悉舉乎以此取喻

則今之學者大槩從人言者也縱能說出無病不過依樣模畫耳依樣模畫之中說出無病者亦不可多見尤可嘆也若孔門弟子及程朱門下之根機不全不深者皆望見一面者也會點則望見全體而以是為樂不求上山故終於狂者而已也會點之學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所欠缺其會中之樂為如何哉俯視諸子徒見一面規規於事為之末豈不撫掌大笑乎雖然樂於此而已曾無俛首

上山之功其檢束之行反不若諸子之謹飭矣所見之物安得爲己物乎若顏曾思孟周張程朱則不止於望見而親履其境者也朱子六十之年始曰吾今年方無疑此親見之言也孟子之所謂自得者亦指此境也就中顏子明道用功甚易譬如人之所處去山頂本不遠故舉目移足不勞而至也若聖人則本在山頂者也雖本在山頂而山頂無窮勝妙之景不可不待周覽故雖以孔子之生知安行若禮樂名物制器度數則必問於人而後知之也若伯夷柳下惠之徒則雖極其山頂而各處一面不能以全體爲己物者也若異端則所謂山頂者非此山也更有他山

山頂有可驚可愕之物荆榛塞途而惑者乃從之不亦悲哉人之不能望見此山而徒信人言者若被人指異山爲此山而其人素所信重者則必將褰衣涉榛而從之矣豈不尤可悲哉若望見者則寧有此患哉但望見一面者所見不全故雖自不惑於異端而發言之或差者反誤他人未必不爲涉榛途者之助也此等處尤不可不明目張膽極言而明辨之

近觀整菴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整菴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菴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一從朱說整菴則望見全體而微有未盡瑩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見其意而氣質英邁超卓故

言或有過當者微涉於理氣一物之病而實非以理氣爲一物也所見未盡瑩故言或過差耳退溪則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氣質精詳慎密用功亦深其於朱子之意不可謂不契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有所未至故見有未瑩言或微差理氣互發理發氣隨之說反爲知見之累耳花潭則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其讀書窮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聰明過人故見之不難厚重不足故得少爲足其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便爲至樂以爲湛一清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爲得千聖不盡傳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

理通氣局一節繼善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而湛一清虛之氣則多有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來者續而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以爲一氣長存往者不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爲理之病也雖然偏全間花潭是自得之見也今之學者開口便說理無形而氣有形理氣決非一物此非自言也傳人之言也何足以敵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說深中其病可以救後學之誤見也蓋退溪多依樣之味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樂而放謹故少失放故多失寧爲退溪之依樣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

此等議論當待珥識見稍進熟於明理然後乃可
作定論示學者也今因兄之相感發不敢少隱一
口說破可謂發之太早矣覽後還送切仰切仰欲
不掛他眼而後日更觀其得失耳

與成浩原

理氣無始實無先後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則理
是樞紐根柢故不得不以理為先聖賢之言雖積千
萬大要不過如此而已若於物上觀則分明先有理
而後有氣蓋天地未生之前不可謂無天地之理也
推之物物皆然今吾兄反以極本窮源者為有先後
而以物上看者為無先後矛盾相鑿至於此極不敢

望其歸一也但程子之言曰陰陽無始且道此言是
假託曉譬耶是明白直說耶此言若是假託曉譬則
吾兄之說是矣不然則安可謂之陰陽有始乎吾兄
之說曲折不同大槩謂有太一之初者此是所見之
根本也此言無病則珥說非矣理氣本自混合皆本
有也非有始生之時故先儒推求不過以一元之初
為始或以一歲之初為始未聞極本窮源而必有太
一之初如吾兄之說者也且吾兄以有先後者為實
然而嘲珥妄見未知吾兄亦以無先後者為假託乎
昔者老子之言曰有坐於無莊子之言曰有有也者
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此等皆是太一之初之說也大抵凡物有始則必有終天地至大而惟其有始故不免變滅若使此氣之源實有所始則其必變滅而有無氣之時矣其形狀何如耶惟其無始也故又無終無始無終故無窮無外也曾與吾兄論太極動而生陽余曰此是樞紐根柢之說非謂陰陽自無而生也兄亦即可余心自幸矣不意今者吾兄做出太一之初之說以爲陰陽自無而生不免老莊之說極令人駭嘆寢食不安也道理不可容易言之深願積久玩索也
理氣之說綱領已合小小同異不必深辨汲汲求合久久必有融會之時向者紛紛之辨大抵出於不相

會意追思可笑理通氣局要自本體上說出亦不可離了本體別求流行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方圓之器不同而器中之水一也大小之瓶不同而瓶中之空一也氣之一本者理之通故也理之萬殊者氣之局故也本體之中流行具焉流行之中本體存焉由是推之理通氣局之說果落一邊乎愛曰仁宜曰義之類不一而足先儒何嘗不以一字論理耶此在深思細究亦不可強合也前書珥說頗傷陵厲來示果當深謝深謝但氣斷理通有形無氣人心失本然之氣等說皆非珥語試取前書而更觀之何如若變其語而反詞

之則是自作元隻而求克其訟也無乃不能平心之過耶呵呵以爲塞爲失其本然之氣者雖似不當但以孟子失其本心之語求之則恐不悖理本心不可失而猶謂之失則况湛一之變爲汙穢者不可謂之失乎更思之何如至如以勉齋之說爲得強敵者尤近於戲語若以道理相辨則芻蕘可詢狂言可擇珥亦可以容喙矣今若不求之道理而惟強弱是觀則一退溪足以勝十李珥矣况將勉齋助之手是羣虎搏一羊也餘不能言只在面陳

答成浩原

歷聘之說誠有所疑如來問者今更詳思則凡事有

第一義有俗例有非義第一義者儒者事也是前所論孔孟之事也俗例者是戰國歷仕之人也非義者是失節叛臣也歷仕之義本由一統也戰國時雖周室如無而只是一統餘習尙存列國不禁人出入故士之歷仕諸國猶是通例也若據邑而投他國或投仇讎之國而反噬本國則是失節叛臣也若得罪逃刑而出奔則是亦叛臣也樂毅之出處素非儒者則何敢望第一義乎無罪見疑脫身出境終身不敢謀燕則是得通例者也豈可日以失節叛臣乎若是儒者則旣與前王分義已定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後王雖見疑代將之後奔就君喪死生惟命可也豈可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書二
奔乎且如真西山事理宗謂之事不當事之君則可也豈可謂之失節乎樂毅之出奔謂之於義未盡則可也亦不可謂之失節也未審何如

答成浩原

歷聘之義本有一統也孔子之事則無可疑者孟子時稍變周室尤不能為主於天下然子思去孟子不遠而其言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則猶有一統意味也非若中國夷狄判爲二域故孟子猶可歷聘也雖然使孟子得遇齊王或梁王諫行言聽委質爲臣大義已定而王薨後嗣不能用則恐無他適之義只可終於此國而已非若孔子之可去也此時變之故

也孔子則尊周孟子則從天命此時變致然也孟子於梁不爲卿於齊不受祿故可以歷聘而自在也若周亡而列國爭雄無天子於上則爲士者歷聘而覲其可以行道與否則可也朝臣齊而暮臣梁則決不可也假使孔孟生乎其時決不往滅周之秦而其於他國雖應其聘不遽爲臣矣若爲臣而分義已定則決不可爲他國臣也不事二君之義天地綱常豈以聖人而忽此哉天下義理固隨時不同但其不同者必有所以然不可泛觀時變徒循流俗而已也君子之歷聘無害於義者其所以然者在一統也若割據之國各有聲教禁人出境則更無歷聘之義矣周亡

列國之歷聘則一統餘習也劉項之世胡元之末天下無君則臣可擇君矣然既於一處委質分義既定則亦不可他適也更始之世亦如此但此時天命尙眷劉氏則爲臣子者志存劉氏可也經生處士迎之而至不合而去者旣不爲臣則可以自在矣若曰聖賢負生民之託與衆人不同衆人不可事二君而聖賢事二君則甚害理大啓爲臣不忠之路矣此等義理合有先賢議論而愚未之見但以義理推之不過如此耳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若事二君而得平天下則聖賢必不爲也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

